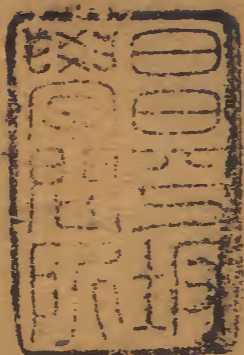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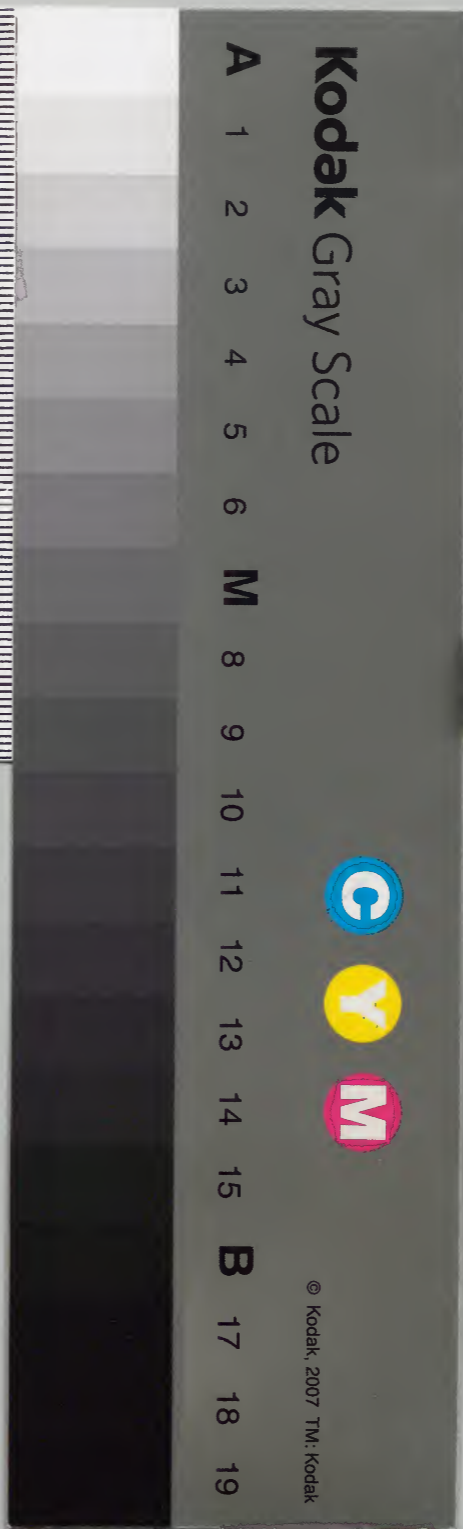
江湖長翁文集 二十一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一〇二七	一七四	一一	二〇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二七	函
類	號	架
一〇二七	一七四	一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71	
冊數	20 (11)	
函號	314	7



江湖長翁文集目錄

淺草文庫

宋高郵陳造唐卿撰

明仁和李之藻振之校

二十一卷

記

高郵社壇記

高郵貢院記

維揚龍廟記

祠山廟記

四賢堂記

奉化縣承廳壁記

畢叔茲義庄記

思可軒記

江浦長翁文集 目錄卷之二十二

孫宰軒亭記

知樂亭記

蜚雲亭記

寓隱軒記

分定齋記

小菟裘記

琴書樓記

盤蝸室記

興化學記

鹽城學廬地記

二十二卷

記

快哉堂記

靜賞軒記

淨香軒記

清風亭記

繼雅亭記

引月亭記

槐衮堂記

秀野堂記

應銳之生祠記

維揚貢院壽祠記

遊山記二首

東遊記

記病

集同年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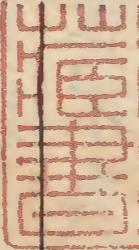
記黃倡

記岳侯事

記王尚書事

卷之二十二目錄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宋高郵陳 造唐卿撰

明仁和李之藻振之校

記

高郵社壇記

政之大端二曰治民曰事神自天子達于郡邑外此無
大務然肅於神亦急於民而已其事雖二其本一也夫
社主土稷主穀土穀之利兆民所恃以生在六府為最
重有神主之則司牧司民者其可不拳拳焉究其心凡

生齒之豐悴安否繫焉春祈秋報上之人揭虔展敬以
致其爲民之意者捨是孰急高郵雖蕞爾郡而兩邑戶
口猶數萬太守之責不輕矣雪川張公來撫斯民當水
旱頻仍之後財闕弗支百廢未舉首按社壇之址惕然
動心曰郡固匱局是寧可緩廼斥而新之爲壇幾陛高
若干尺四廣若干尺爲屋若干楹以備風雨望拜與夫
更衣之所豐壯靚深足支五十年未庸苴飾也工畢而
民不與知及期歲事凜然凝然如神臨旃祀已 告竣
觀禮者起敬聞風者悅娛更相告語稱頌洋溢謂公嚴

於神所以篤於民誠不可揜民翁知之公之心將以飭
弗毀示後命郡人陳某記之辭不能公曰毋奚必文記
歲月可已昔左氏傳春秋志諸國語卽天子諸侯致禮
於神有至不至焉者知其休咎如指而吏政之優於國
者決可以施天下公之蕃祉碩大未沫也吾得之民足
以卜之神而窘迫未暇遑之時能急所先務卽此推之
他日佐天子調虞天下整釐百度其有不綱舉柄揭者
乎是皆可書吾於是酌郡人之心不得而略

高郵軍建貢院記

河南陳公守高郵政成課最下歌舞之一日謂客陳某
取士郡切務也前未嘗有貢院吾將與之某曰公之來
爲武學爲軍營爲麴院當歲大侵成屋八百楹戶駭其
難似不宜復有所舉而易於言言不疇爲前緒累公笑
曰規畫定久矣木于岸甃礎灰竹凡其材于舟于所無
缺然閱三月當成成諉子以記逮落其成後不十日則
乃悔始之料公淺而服公識之卓才之劭所未施當隨
意取攜于是役得之廼爲之記曰古帝王之盛倚重於
士不薄其養而重其用自堯舜而下法備于周凡庠序

以羣之絃誦以肄之優以餼廩表以師儒其養之可謂
厚歲大比賢能之書來上王拜受之職教者簡移論昇
取可官而祿者爲大夫士以佐王之治用之可謂不輕
周而下寢不及古復古而盡其善以不愧帝王惟我宋
漢唐莫進也夫帝王之於士養而用之悉其制隆其禮
爲天下之至權寓焉士而才才而用環索其所繇底此
非吾君孰使之夫然上之所以責士死力不苟士之所
以爲上報不容不盡茲實聖人之權而微其機非邪是
權也出于一人付之郡國夫自黨庠遂序鄉舉里選古

江漢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今文異而意則同三適有賞反是焉罰漢武嘗舉以詔
天下而課興廉孝歷世皆然諸侯受天子寄至不至詳
略殊而賢否岐矣高郵在本朝號多士名德相望寂寥
兵荒而來治平且七十年文風漸振而陳公適爲守前
此取士寓試郡學不惟湫底局庫士氣弗振職校士者
亦病之而襟佩挑達動累月未復公意以謂郡職貢士
所取所養交害也坐視可乎安在其能受天子寄不愧
古賢諸侯循吏邪密計勇爲果不日有成爲堂爲廊爲
軒廡門房蓋八十餘間廚偏藩溷備固靖嚴屹數百年

計不四五十歲未庸苴葺也爲錢若干米若干石積累
銖兩之餘公私初不與知某月日集工斷手于某月日
公赤子郡民之心旣孚而易使固也如篤於待士恪於
體國奉上儼不失家法故推之於政細大不遺今復創
巨麗前此未爲之舉不窮之計于艱歉之際若無動慮
者予與郡士民不能無疑於始而驩服於今是宜大書
是宜得當世椽筆鴻藻敷舒頌詠焉迺稱予老衰文力
退廢猥使摭其思爲之辭良愧然得因是盛舉而廁名
焉不其幸歟公簡齋先生嫡孫名鞏字伯固

維揚龍廟記

五龍血食于揚肇自國初而備嚴于今屹然爲一郡乞
靈之地按圖志 藝祖皇帝之破李重進也駐蹕九曲
池上有龍鬪於池事已乃廟祀之其後廟廢第繪像于
建隆僧舍其廟之故基與夫不廟而像之故漫不可攷
慶元五年帥郭侯某復屋之于池之西偏至嘉泰之元
今待制趙公來制帥閩旱涸告病禱而雨歲以中熟慨
念水枯旱挽回豐穰非龍孰致之而訪視所建庠陋甚
人莫起敬惕不敢安乃移爲今祠居有殿獻有亭更衣

有所爲屋各三間別爲門而垣之掄材而堅良選貢院
之餘也擇地而亢爽宅震面兌兌澤震龍廟則宜也附
佛宮主香火以僧欲其專也遠邇聞見奔趨畏敬祠祭
祈報無或敢怠始其經度也或告九良星在焉盍緩之
公一昔夢人頎而髯顴聳而色瑩黃袍而黑緣捧赤土
龍笑授公公許卽爲立祠旦則鳩工庀材不日而崇成
迎奉之辰晴日麗空遊雲蜚雨滄鬱廟廷公親書廟額
以揭殿額是日飛雪薦瑞邦人聳觀其靈異昭著如此
夫仁民而爲聖賢澤物而爲龍相異而相同相須以濟

其所不及天命之也而聖賢又龍所依惟五龍顯異于
昔朕夢于今效啓聖之符而致濟世之功惟公積而德
敷而政其信于君孚于民者俯仰無愧故有請于龍若
桴鼓若景響惟其必諸已故能必諸冥漠儻恍之表不
幸而水若旱惟無禱也彼且略于已詳于龍吁其難哉
公謂某粗知文者使之志龍之惠利廟之廢置庸詎永
久辭不獲遂以公之所示而紀之且述其所以媚于龍
者詩而碑之其詞曰

五龍顯迹肇我 藝祖越四壬戌郡所依怙顯允趙公

建纛茲土迺新廟貌迺大祠宇迺以旱請應不移武始
焉中熟今茲四鬴民舒氣和艾晴稼雨盈尺之雪及歲
未暮旣雪而霽望無違者民究所自式歌且舞惠濟如
公漢則召杜宅生于公古則岐跗惟龍於公如賓斯主
侑公之民頹祉羨嘏公爲民請龍弗拒之鑿絜刑牲龍
則茹之鼓桴之應如寄而取如掇而予如交臂語民體
公意莫龍敢侮禱穰謁款滌樽潔俎歌歛紛若坎坎其
鼓颯馭靈旗庶其來下燕我孫子豐我稷黍庸祇事龍
彌亘千古

新建祠山廟記

永嘉鮑侯守於台無幾時政行而民諭下教郡民曩吾
宰太平之繁昌嘗旱禱于祠山昭烈王卽大雨有年建
廟偕民事之所欲必請請必醕王威靈烜赫應感昭著
自江而南咸所依怙於淮民計不愆然得可廟地于東
山僉曰昔延昌觀基也後爲平川堂矣侯曰爲民乞靈
與事遊觀孰急更而祠象設甚嚴墻宇孔固丙辰春郡
以雨請應不旋踵民苦疫禱焉如響自是千里之間祇
率奉事如嚴君敬共朝夕潛格陰化如得良傅師政益

孚民益易諭夫利物曰仁所以推之曰心外心無仁外
仁莫適爲心凡神于幽賢于顯天俾之職是其仁一其
心不容二賢者之於神印契之合桴鼓之應固宜必曰
岐江之南北彼此厚薄之侯不然則神之心可知鑿井
而汲隨取如意東風一噓柯葉白紅欣然鬯榮無不足
者卽仁論心顯幽之間當以是求之侯有請遂紀其事
復作詩三章俾郡民歌以祠其辭曰淮之田兮膺膺衆
產之柔嘉兮可登俎繁吾薦兮神斯茹我福我怙於樂
淮之澣兮淮之流兮清深氷瑩兮醴酪之甘潔吾薦兮

江清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神斯歆羨之祉訶不祥夫奚必江之南兮舉都梁兮淮山之趾儷龍蘭兮陋蘅芷盪吾之芬馨兮神斯顧喜荷神之休燕孫子兮慶元丙辰六月旣望記

四賢堂記

郡庠三賢堂繪中丞孫公給事喬公龍圖秦公像尚矣兼繪少卿朱公則始于今太守陳公公按圖有問知彰孝名坊孝子朱公嘗居焉曰是可以表俗乃訪得其像繪于堂扁曰四賢而命客記之高郵至元祐人才林立是三鉅賢又傑然其間入而著論思之益出而茂惠利

之績文章術業國史紀之遺書粲然足以師表天下範模後世況其里之人瞻敬而取法焉宜也而朱公幼失其母棄官求之備極艱棘晚得之同州若神物誘致之一時名士播之聲詩以美其事東坡至有今無古或聞之語三公信偉矣而孝尤德之本行之所宜先朱公則優之夫有生孰無父母有知孰不可爲孝子有性孰不可誨而從感而動則四三公而像之俾得之聞見誦說其不興起幾希昔吾夫子設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曾子得聖傳不後顏冉孝經一篇特爲曾子設則以

其能盡孝於親而得夫所謂德之本行之先者昔聖今賢其立教豈苟云乎昔王綸之爲豫章圖陳蕃華歆謝鯤於郡朝堂其政寬簡有由也此前人像三賢意梁彥光在鄴焦通悍戾論伯瑜念親泣杖之事卒爲孝子則儕朱公於三賢誰其間然郡士民皆曰史君惠我無窮而能道其德心也則惟子

奉化縣丞廳壁記

官有貳古也職重而任繁必有以徹其疑贊其決裨益所不及邑之大有丞蓋是意夫以邑政之難不有以佐

佑之恃一夫之力應無窮之事幾何不敝且敗簿尉皆邑官而又爲之丞丞於令近而亞蓋佐佑其政資益之宏者而令每多忌丞每諉嫌嫌所以蓋其偷安而忌則祇自孤偷安故局莫施自孤故多遺胥失也仕行所學不得其職則去袖手甘其祿何爲也二十五老一人秦少陽昔人取益良甚汲汲退之書崔斯立事後世公患不有君子度越常情之表何以取新聞見予宰明之定海明六邑惟奉化民夥事叢號不易治平陽鄭君予齊年進士也同仕明實丞是邑學古而適今賢而才吏術

儒業偕茂行已有信其於邑政閔焉恐其不至而令則括蒼胡君推信之深且篤於是焉得以輸布傾展不顧計兩君相予歡甚故其政聲民譽先人而賦租課程不後予惘乎出其後嗚呼事有大小理勢一也伴食不議相業當益崇畫諾無譏郡政止今所傳耶吾因二君有感鄭君今秋官滿以諸公薦改秩去書來見屬欲記前後爲丞者姓名月日俾後有攷曰丐片石具矣子無辭予固樂道二君之會逢而知退之之言蓋激也而二君相與乃其常理常可遵激可戒也君子不徒言之不苟

爲之鑑諸彼合諸此矣鄭君名大成字集之

畢叔茲通判義莊記

畢氏義莊四百畝二角者創而爲之者也又二券合六十五畝有奇者續增之也凡四百六十六畝其庀蒞出納有法其給壯稚衣食吉凶有數其防梏悖弗率有制取范文正章申公遺法增損之旣無遺慮士君子可取法焉蓋敷文公之意而成於今別駕君畢氏自文簡而來世有顯人數文公高節奧學照映汗青別駕君則堂父之室而克荷者夫君子奚學非夫推吾愛以及人乎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愛其本自族屬始而承先志孝之大者君天資惠利赴人之急愛人之學蓋有所受自本施之則不悖得其大餘可次第然當董董不乏之初爲之莫禦勇矣事以勇故立行以勇故果人惟勇於利悠悠於義故無稱焉且貽譏名教君獨能爾可謂賢矣捐田以賙族固范章二公意而爲之於有餘與成之於粗足難易之間識者又當有以置其論畢氏洛人今占籍平江別駕君諱某字叔茲

思可軒記

予旣營所居堂日以懷管又闢前屋西軒俾兒姪諸孫肄業休息于此扁曰思可夫事之有可不可成壞難易所由分也適其可勢則易而或壞當其不可理若難而或成此則繫乎其人之賢否思不思異也吾起吾家小子繼之向無置錙地銖積寸累今歲收中熟無飢則有田可耕向貧無書借而得手抄心記未饜旋復索去收貯且三十年其富至五千卷則有書可讀向吾理未徹學未定今旣久隨所得諄諄焉廸以名理曉以避就入耳著心小子輩孰矣則家法又可守是三可者足以不

江清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一
匱足以持身足以保族宜家夫無一可而漸至於不可
自意及此小子乘其可怠不謹則將反乎不可是庸不
思之又思之乎有所懷不忘所以爲吾有所思不懈小
子得而辭諸

殖軒記

伏臘以農術業以儒可以心不勞而自富蓄其學以求
仕良士之所當務也捨農則錐刀矣去儒則他習否則
樵朴矣士之居鄉能去彼取此君子樂予之吾友胡君
元善有田郡東西以爲旨甘之奉資生之具負郭者尤

其良也圃于田間屋于圃間將與吾兒結書課焉予以
殖名其軒閔子馬曰學殖也不學將落今居是軒入而
閱書出而觀稼理不無所得夫其勤於耕敏於耘亟之
稽嗇之用人必目以良農而其家必且不匱士於學亦
然其進之也猶耕其擇之也猶耘勇於取猶之稽重於
發猶之用不具是而言學餒矣元善才良而性淑於士
之所當務者兼之夫養生之理或得之屠治民之道或
推之牧予欲其觸類而求之深故諭以閔馬父之言

孫宰軒亭記

江浦長安文集 卷之二十一
軒曰靜觀自上而言亭曰熙然自下而言尹孫君爲高
郵之明年創小圃中爲軒爲亭陳子命名如是高郵俗
淳朴異他邑自頃南北雜處其習尫戾夸競陵暴尤囂
于田訟不復承平之舊歲辛丑大旱千里如赭民無所
食彊者思爲盜弱者束手待盡是二難君適當之人爲
君憂君笑曰在我而已事無難且非是人可爲之矣於
是處心以清肅待民以簡易下不忍犯訟減十五六佐
郡將食飢羸輯流散勤以撫之不倦以終之所濟甚博
來歲夏秋大稔乃始得爲是圃雖未遽宏麗可樂然有

以感于心者嘗試偕客游焉登軒而俯清池微風不興
碧水泓渟游魚深行鱗鬣可數則得夫爲政之理靜可
以勝煩此以是觀彼以是觀日而月暫而久雖欲不化
不可得已登亭而舒目焉則鳥鳥之嚶翔花卉之茂鬯
煙霏之陰曠風日之清亮物之熙然猶民之熙然吾心
亦與之熙然也然則中正以觀聖人之事靜以觀君子
之任故自上而下惟觀以靜也宜而後天下樂者又君
子之志向也民方感然吾且得泰然乎故自下而上其
心之熙然彼心先之我乃從之也君能是軒亭以是名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不既賓其實乎君曰唯子爲我記之

知樂亭記

直雄邊之西爲小橋橋南有池從昔深之養魚其中今太守張侯創草亭池之北郡人陳某請以知樂名之蓋取莊生濠上之意夫道可以兼物而事事者于其理也未有深於道而不徹於理者君子超然領解而舉天下芸芸生遂職職陳露了於方寸無遺者彼魚至微物而泳遊喁喁圍圍發發有頌首之適無頰尾之勞是樂也而隱几者則知之其必有融悟於言意之表者侯於道造詣深矣出而爲郡刃無肯綮千里貼泰相忘而各得吾以名亭魚云乎哉

蜚雲亭記

張侯創草亭郡圃予以知樂名之亭東爲橋復亭其上其成也偕予小倚策曰是亦宜名予以蜚雲告昔陽越生子待事而名東坡作堂旣成而雪因榜雪堂今登是亭大風號空萬物披靡簷外晴雲東南蜚如敵怒而赴如羣駿之驚如旆旌旛幢翻倒凌遽可愛不可駐聊識所遇旣名而去

寓隱軒記

吾友趙君日新得地十畝園而軒之美花嘉卉碧松茂木娟嬈蔭映因舊增之左右後前風煙奇秀離迥間造可觀可樂知者勸遊遊者忘歸謂陳子曰吾鄉近邊人莫計遠登覽觀遊寂無其處吾營是可琴可書可留客可奉板輿爲吾親娛視世功名了不足圖子必吾肯名之其何如予應之曰士於出處顯晦岐而二之非也其大致澤人利物君子之道今子俊發通粹讀書學古非無用才而必於退與古異吾斯未安則以寓隱名子之

軒道公物也且私之才天所賦靳不爲世用潔已而孤物徇人而拂天古之人咸若是蒼生其魚久矣不惟是與世間之樂必同其憂設終老東山不足爲謝安石安意肆志不爲秦帝一出仲連其何稱士不膠所守其必有見子安此幾隱者之歸吾惜也寓焉其可幡然之志未宜中泯聖主側席逮下中外賢傑林立而世方艱棘顧何時而果於隱歟果以寓視之請從子後敢辭老且衰邪日子言是吾無間然退爲之記俾列之座隅且以諭吾鄉懷器過自重如君者焉

分定齋記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夫其不齊皆物之天夫惟齊之以不齊者能全于天予待祿耕于淮之南春夏大旱客見諗某時雨霈然某大水害稼某雖雨未足也言接耳日異月不同職是非天數而一時旱澇豐歉凶吉乃爾不齊澇而病未雨而憂雨而喜意其人之分已定於冥冥天無如之何彼乃喜憂且病皆不得其正事皆然處其不齊而君子衆人之所以霄壤也無求者已尊無求生於自知自知者中泰卽是而養之可以旁薄一

世遨睨造物婆娑萬物之表不然營營佻佻有不爲物役幾希吾友王君勉夫學富而行潔知舊望之甚深壯未一命而其容充其氣和其居家與人疊疊蕭怡怡也闕所居齋以分定名之於世了不經意噫其所謂自知而無求不爲物役者歟夫有餘者貴分自足而已君子小之吾於勉夫尤深望之者又將以分人者責之適歲事軫慮而書來求記有起予之歎故書其說

小菟裘記

進而忘退古今墮此病曷其病夫彼惟知賤不如貴貧

江漢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不如富閑寂幽獨不如願指如意冒譏評不暇顧獨不
知屈不如信也宜其病食祿而乘其車恂慄乎職業之
或墮疚懷乎上官大吏之訶譴詰爽而陰忌旁嫉不皆
無仕而得歸心休休焉此累冰釋信於久屈信可賀士
顧曹此所以多可議父子出關東歸時人感歎或泣二
疎所以獨稱於漢也張公仲思賢而才齒髮未衰聲望
方隆士論所期未副干一名所居則曰小菟裘居爲他
日歸老計夫以好進者之銳且多也士之退者君子貴
之適可進而預計其退其賢於人尤遠繼此鼎彝竹帛

深刻屢書幅巾西歸吾知不待孔戣之二宜去不貽譏
樂天之秦中吟客間謝道兒亦無庸聲其喙

琴書樓記

陶翁作歸來引有琴書銷憂之語攜李張公取以名所
居之樓置二物于中日與之周旋而求記於予夫必有
以寓其心君子與衆人同而正不正白黑霄壤彼其心
于貨利于聲色勢位營營逐逐不得則內慊皆是也公
澹乎翛然不妄交奉親從仕之餘捨二者不以寓其心
心寓是故樂寓是居是樓則挹聖賢與之偶論世尚友

千古在目拊絃拂徽自奏而自領之想當得意唾爲玉
雪吟繹陶寫芥視軒冕心與手忘手與絃冥樓外萬象
怡愉暢適有偕其樂公之心得所寓矣雖然陶翁寓此
以銷憂爾公居爲曾閔仕爲龔遂召信臣生不知有遲
意事直寓其樂與翁則小異予得併言之

盤蝸室記

凡居室安吾身適吾意而已不必恢廣顯敞然後爲愜
大固快小亦不無所宜壹於快而已識者謂之夸而拘
張公仲思飾小室自以盤蝸盤蝸之間橫縱若干尺幽

秘靚密與市塵隔公好詩吟興時動此宜冥搜公寡交
名友訪逮此宜晤語於琴宜瀏琅而聲圓於香宜氤鬱
而煙留銅壺暖宜貯花窻隙虛宜聽雪所宜難一二舉
公不此陋也何疑大厦萬間少陵思之仁物者欲廣容
膝爲安靖節言之自處寧過於約及物自夫處已公之
心蓋有在

興化縣移建學記

葉侯令興化之明年以縣學湫隘頽傾訪得舊址規復
之又明年畢其工祀有廟講有堂爲門爲齋庖庫井垣

江浦長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甚備而固巨湖映帶軒豁曠爽財出於積累之餘官不
與其費工取於游手之募民不知其勞又籍羨田爲養
士之食馳書吳門求記於高郵陳某乃爲之言曰有民
必有士有政不可無教而化之逮乎下也益深民治於
人者也士則將治民者民也而爲士孰使然而刑驅威
制必欲不吾敢犯果不足以得民之心惟詳於教乃可
以善其心古者取士於民以爲公卿大夫共天子之治
迪民之性有以擾服銷衲其奇袤好利之念是立之學
京師爲太學諸侯爲類宮固也而黨有庠術有序家有

塾夫化行而不究于下非治之至三代之學于其細焉
不遺其亦深矣哉左氏記不毀鄉校詩人刺子衿挑達
皆於區區之鄭言之鄭之人所以能枝強鄰大邦其民
愛君效死而不畔豈無所自而然當時大國可知文武
成康盛時可知皇家以文治九山區海瀕百家之聚無
不建學斯足以見聖化之深且遠興化雖小邑然介于
海陵高郵之間二郡昔號多士名輩相望民純恪易治
茲豈非根原于學而賢師帥教養之效是邑也不應頓
異而士之才彥未多民鬪訟未稀與所聞大不同侯病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之病之而不得其術則何益矣故其爲政汲汲于學經
營之始人知其難侯意愈堅曰將有遇請于郡時守趙
公賢而文欣然從之畀以大木百章而繼之以錢若米
部使者亦嘉其意贊其決果克竟其志今之爲邑旦夕
金穀獄訟簿書是課孰知有所謂學置不問於法令無
責而金穀獄訟簿書一不副上官意譴訶立至可謂難
而用小邑作久廢時無羸羨卒而成又甚難侯賢者也
不小是邑切切求所以治民之本而臨于上者假之於
金穀獄訟簿書之外尤賢哉事以賢立而多賢不易遇

故予樂爲書之以道邑人喜尉之情因述古人建學之
意而期其士民於方來有以滿足侯之望侯名簣字進
卿蓋石林先生之孫云

鹽城縣學廬地記

鹽城古壯邑有學舊矣特盛于紹興辛巳時令則時公
紫芝公鉅儒以作成人士爲樂學政井井也迄今二十
有九年寢不逮昔士以空匱告諸邑令施君喟曰是時
公所規畫不應爾乃按籍究索而得其由蓋凡財用之
入雖不一而以蘆地爲重其後人爲蔽欺貨賄冒沒日

股月耗漫不可省事以久而蠹弊以久而生固然無疑也君覈其給確其隱平其所入之筭不外牟他計而所得比舊倍焉民狃舊習爲諛諛其辭君不亟不怒曉之以理誨之以教養之意然後欣然從之君邑政之懿大率皆然是舉也士疇所望而民不告病識者心服夫爲政貴知本學非本務歟而忿疾其民者不能得其心君去彼取此可不謂賢哉是邑多良士秀民蓋自時公作成力君又能大時公之規而振其旣弊夫豈特士之幸凡邑民將實受賜惟公卿大夫起于農肩比袂屬咸自

夫爲儒有不爲孰禦也爾民之子弟昆仍夫豈無秀且良自分農而不儒乎一或儒其不悔夫始之諛諛而煩君之曉且誨耶予書其事寫其士之情亦論其邑民而要之將來

江湖長翁文集卷二十一終

江波長卷又集卷之二十二
一
政洽遺愛未艾也張侯繼之推前政之意撫摩之益勤其感悅化服子弟之於父兄然也南楊召杜而接踵政魯衛而適後先者也真之人亦幸矣哉君子爲政喜憂以民未有下熙然而上不泰然者人惟不愛人與無位以致吾愛則已不然目連薨接踵之繁夥耳塗歌里詠之說嬉其所以快于中爲如何是堂也其更而成之皆熙然泰然之後也夫佩必玉蓋于其德見大水觀焉聖人之心所契者道也論君子爲政毋泥諸物求諸物之所感庶得之想二公退食此來憑虛遠矚彼颺乎其

清穆乎其和遡水波略蘋芷拂簾旌而綸衣袂不獨蕩氛歆而空之且將凌雲霄而茹沆瀣顧迺曰吾何快於是其孰爲座上客盍以吾言復之

靜賞軒記

山何與於仁而仁者樂仲尼之於水非孟子莫克知之得諸外有諸中也子張子作軒以靜賞名取子美雲竹之語彼其連娟勁挺梳風媚月儵然埃壒外似君子之靜于此焉賞中可知或曰子張子賢而才從仕之始理焚整繁有不容已未可以靜藉其口是不然應天下之

糾紛非至靜不能彼方駢集沓來我且竭蹶赴之事未
易濟而心則倦憊皆是也子張子豈其然天下事波驚
電駭覆却無方而不能干其湛然者夫是以隨遇而功
子張子優之吾知之深且久故因是軒爲之言

淨香軒記

子劉子作軒與其弟讀書以淨香命之人均有所好惟
君子則得其正而此君之風猷韻度蓋非蘭麝而實香
辟埃全而獨淨淨以得君子之性香以與君子之行子
劉子之所以寓王子猷之奇嗜而取杜少陵之所詠者

歟二子居是軒香其行則人卽之不容辭淨其性則隨
寓而善應矣雖然詩人之於物皆有以領會修身與世
之大者而觸類無所得則士猶病之劉子顧以子美語
風吹雨洗者自玩自憚或者猶詳於寓而略於警非耶
若夫拂雲於無剪伐之後吾特以是爲劉子請

清風亭記

予與客訪乾明主人登小亭時春色醺人欲醉予愛其
僻夔寂絕翠竹遠近羅立澹然忘歸主人乞亭名顧壁
間詩則予友趙子野所題有竹風清之語因請以清風

江浦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二
名之且諗之曰境幽寂與竹宜竹與風宜夫其拂衣塵
爲此登蒼翠森疎玉立蔭映而颺然翛然忽焉動襟袂
涼膚髮回視駢車造武地如日偶俗輩一旦接高人勝
士背蒼嶺俯碧流不作市區埃壒面始揖而進固欲追
騎鯨御風之人於風煙之表吾於此又將賡桂枝之篇
誦招隱之章命此君披拂熏沐子其何如客曰是起予
遂爲之記

繼雅亭記

郡南門爲客亭其屋大小凡幾間其材堅其規撫適中
名以繼雅取淮海先生詩光華遠繼周王雅之句前此
客餞輅乃于征税之區進退揖遜局不舒而徒隸車馬
勃磔搶攘可厭今周旋餘地矣夫賓至如歸子產以美
晉文而侯不在疆里不授館單襄公知陳之不競河南
陳侯爲高郵大務舉十九動與古合此尤非可後者是
亭也侯創而名之記而識之者郡人陳某也

引月亭記

亭瀕水月與宜太守陳侯創爲之名以引月與賓寮登
之有歌于側者日月之徘徊俯亭之隈若招而來兮月

江浦長安文集卷之二十一
四
輪兮盤盤儼公心之高寒月波兮沈沈媿公惠之浸深
月之從公麗紫闥映丹地兮望月屬思儂其有旣兮郡
人陳某適待遂取以志其成

槐衮堂記

盱眙古邑也晉宋而下南北異壤嘗郡其地以相窺控
本朝統一則邑于泗南渡之後復邑于揚紹興初定
講和戎之策君相疇稽古今以其扼南北之衝陞復
軍壘又擇賢才守之歲壬戌也故大丞相少保沈公以
軍器監簿寓直出膺是命至則規度營葺凡其所以昔

縣今郡若開關館廡營廨之類郡所宜有者願指隨具
不侈不陋吏至如歸不敢苟簡于事而民應其命有子
來無病告規模立矣則嬰孺視民撫循詔告之自近而
遠怡悅按堵廼興黌宇廼延儒先擇秀民輟官帑羣而
居之而誨之以文諄復詳至至今矜佩文學不落它郡
後庶而教之之政繇公再至經始之又潤色之其加惠
于民愈久彌篤故法備而愛孚去而相天子迄能成
終紹興之治其家法所被才傑林立天爲盛德報至矣
今鮑侯領郡符後公蓋五十三年下車未幾論世師古

獨於公之一話言一施設謂舍是無以爲法郡齋之後
所居堂名昔人以其諱徹之侯以槐衮扁焉求予記其
事且紀郡之始而載其德以詔無窮方公爲郡予雖幼
聞見其德政甚詳吏有以僞帖盜宅金者家人質之公
公不可否也陰悉之逃其包含恢大如是者不一淮人
戶知公果公輔才也若王文正公韓魏公其經濟器度
皆見于卑官時公則無媿昔人郡課最或貶於輔佐相
業茂外庸有不屑也公不然致君堯舜而虞周天下
之俗方守是郡規畫井井後人雖欲出私意少增損更

革之而不能是又畢公之克勤小物者歟茲可謂全德
名世凡士之事君皆所當矜式則吏是邦升是堂盍仰
而思公之懿俯而酬民之望篤其慕心庶泯其媿心哉
侯不惟反已抑以淑諸將來名堂之意蓋在是予故表
而識之

秀野堂記

延陵吳公佩守符爲高郵大侵之後歲纔中熟公下車
弱良撫寧強梗爬梳利害罷行惟恐後德心下孚咸有
四鬴之樂振蠱興壞疊疊日力百廢緒舉人視之良甚

江漢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二
六
憂憂公則優爲粵明年民氣洽和稼事十倍廼除圃西
荒蕪地重建秀野堂堂成領賓僚落之酒行主客胥樂
笑語之餘周視四覽不假刻畫點綴而景物前陳目謀
而心愜儼乎坡仙所謂秀而野昔人謂卽兩言可圖画
者至若池荷動而鯈魚物木蔭濃而鳥鳥樂北垣挺竹
千箇微風披拂舞翠幢而嘯饑鳳人情愉怡物態固若
效奇佐之喜也公顧客陳某是不可不記子母辭某得
諸故老是堂自元祐則有之詩人楊公濟暨衆賢咸有
紀詠中間兵纏淮地堂廢詩亦不傳紹興辛巳國家引

元祐故實陞縣而郡之四十二年矣而守者多故欲復
之未暇也乃今有成夫遊觀燕息之地爲政者雖不汲
汲然當爲之屑爲也神間者物不撓中超然者有餘應
高郵雖小邦而兵刑錢穀訟牒聽斷使客酬應亦夥矣
不時有以休裕其躬疏濬其虛明之地則何以使慮不
煩而政不倦柳子厚謂君子遊息之物高明之具必清
寧平夷常若有餘則理達而事成而處臺榭遠眺望何
與治忽而月令可之李材叔知柳州南豐欲其有久居
之心毋寧屈指計歸困述其土物風氣之不惡足以爲

治者昔人於其政之所自者求之詳昧者迂之公之來
無一毫鄙薄其民而狹其所臨之心設施後先不動聲
色脗與古合是堂也宜燕休宜領客宜退食思政吾知
其神益間中益超然一郡不足爲矣堂三挾屋二步廊
十三廊盡承以小亭大小凡五十棟鳩工衆役之後緩
急之序也堅久是計而不務華故財不費募遊手食其
饑而使之故役不勞經始以某月落成以六月中泮故
暇豫不迫而人宜之昔文公營建衛人美之曰得其時
制魯爲長府閔子予其仍而惜其改作公於古信無愧
設不命猶將有述及是其容不表公之用心而諗諸將
來予於是乎書

應緯之教授生祠記

能惠人以德而不能使人之我忘被德之深遽忘之世
有之士不爾也天台應先生職高郵教官滿而去諸生
繪其像事之先生不屑也止之不可則請記于里人陳
某不以不文辭志其所不容忘者也始先生來所謂郡
學之政教官之職名而已帑庾空匱厨煙不起衿佩過
逢例有挑達之嗜先生教事自詭慮畫營爲不頃刻置

念視士脩墮不啻父兄之於子弟課試有程基迪有方
寒暑昕夕在私家絕少被其教者粹于經麗于辭多可
觀食士之資訪諏研覈奇蠹隱弊錘剔無餘既籍焉又
石之人可按圖而姦猶息心是皆惠利無窮不可忘而
可書者世猥曰仕難乎行志予常非若言事固有掣其
肘不得逞彼且心之悠悠事何由舉心存是才或不周
也何益應先生心則恪而才足以副之亟濟登茲謂志
果不可行其然乎先生居官適河南陳公爲守公文而
好儒表表有家法於庠序切切也祭奠之器服武校之

齋宮貢士有院而不恩教養之地公創而備焉先生所
爲無掣其肘蓋與公意契鑰也公與先生相得幸矣而
吾邦之士一旦偶二賢者不幾至幸歟予故併書之而
亦有感焉昔茫然今截然三歲爾夫孰敢冀今顧若此
而事之興壞人之才否不能齊截然之後渠能必其不
復有茫然之歎二三子他日拜先生之像其思之不忘
又將如何吾僭且過憂恕之者知其爲鄉邦計也云爾

惟揚貢院壽祠記

安撫待制侍郎趙公爲揚州庶富斯民之心切切焉其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九
三十七
養士而欲其成渴如也民庸奏最矣學政亦既井井又
惟試士無所創貢院凡若干楹諸生被公惠感公意淪
入心髓乃卽貢院繪公之像爲生祠以寓其不忘之誠
適高郵陳某來遊求記其事因論之嘗承教於師吾於
當世盛德邃學可法蓋嘗凜乎若立吾前晨夕斯食息
斯不至焉耻也庸不失吾身以至于今小子識之今諸
生之於公亦遇矣而又知公之可法至於繪像而極其
瞻敬則凡公之刑于家孚于君補袞之績仁民之政行
業文章必也凜乎立於其前深思究懷曰吾他日觀光

上國策足仕籍皆由此而後進不惟大比較藝進而接
之目將平居暇日著之吾心晨夕斯食息斯就其所以
如公者而深戒其所不屑爲則庶幾矣反是雖曰龍章
鳳姿冰峙玉立日吾對焉於學猶無益也夫士志于上
僅而中志于中果能中乎下而已曼云也昔人步趨聖
師終瞠若乎其後善學退之者湜而樵彌不逮它無聞
也汲汲學之如此爾悠悠焉吾憂也今諸生用意之善
予竊喜之然予其友也故後譽而先規告以聞於師者

游山記

江浦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黎明策杖出錢湖門飯于旅邸主人入劉氏寺遍覽其
勝處度慈雲嶺窺易安齋酌虎跑真珠二泉登六和塔
就市樓小飲聞駮萬鼓聲則濤頭來自海門舟之後潮
者如蝨如蠶如亂葉如蜚而西客意漂蕭有憑虛意潮
事已北訪石屋閱象鼻石入煙霞洞徙倚於清心閣晚
宿于延壽小菴翼日茗飲于慧因僧了心之室小留郭
氏庵坐于龍井石上漱其泉徜徉于新舊圓覺日已西
自麴院買舟以歸周游歷覽然止二日不已勞乎予以
磨勘故春初館行都既五旬陰雨十九倦倚局坐一樓

之間眎不外窻戶聽不越四鄰冒雨而出則乃問閭隸
以偵伺朝士之在否其接客與否久然後知其胸次鬱
滯湫底如鷹在鞴而側睨平林曠野絡馬首而絆之也
一旦風日清亮煙林雲壑葱蘢蔭映得以徐行緩憩而
崇山積水嘉木秀卉泉聲鳥語後前左右一可以說耳
目而適其心亦何異斷鷹之繼而縱馬於野是足以忘
其勞始其出計新霽不容失暨其歸則明日復雨茲又
非幸歟用是知世之窮者大約或小恭古所謂其勞可
忘者身履之尤信且喜予老而健猶可從事山林間也

江湖長集卷之二十二
同遊者山陽陳德美顯教僧華記者高郵陳某唐卿某
之幼子師是實奉杖屨紹興元年二月十九日

遊山後記

杭人喜遨蓋自緩緩歸曲始盛而極于今今爲帝都則
其益務侈靡相夸佚樂自肆也宜然湖山之勝近在城
外城中馮高約略在目一舉足則向得之約略者皆身
履之俗之喜遨亦其執然山以湖故以南北名而北山
尤便且易至予遊南山竟再宿雨旣小霽復攜兒出閤
門歷觀廟二僧寺四略亭謝館墅降陟山阪遵柳隄穿

花塢幾十里所旣歸日甫銜城馮欄回首則適之所歷
指以語人無遺者意喜遨者不必杭人也凡羈人俠客
與夫遺埃盞工賦詠者尤不能忘情於此使其遠於闐
闐非作意聚糧莫至則樂不償勞雖所欲將不能不然
見於六一翁之記而聲於白蘇二公之清詩妙曲何其
誦詠褒予之不小靳耶予尚留計時泛湖波且涉其瀕
以細訪緩閱其煙水嵐霏清麗勝絕之趣以滿酬夙素
以予揆之則杭人之俗未易可議紹興元年二月二十
二日

東遊記

紹熙庚戌冬予東遊因有所得輒復記之非東遊是記
所得之不可忘也鹽城縣去高郵二百六十里北瀕淮
東斗絕入海城西有泊俗謂之小海其地卑下其氣底
鬱其風物庠陋粗惡井斥鹵不可飲人墮俗習曾不他
圖米麥之佳者就烹焉飯血如麪墨如驟見之不容茹
時風雪連夜旦河水數寸歸懷不可少忍膠舟莫前也
倦憊臥高舂浩乎泰然則已吾鄉閭井邑矣親友前勞
酒肴橫從喜今悼昔未竟剝琢門有聲起迎客則吾友

陳德美攜某二生來坐定容儼然溫氣充然和議論膠
轄粹詣三子一如二客去陳子曰是人也其處已重其
與人一而文采足頡頏一世而不有之者也是可友也
予慊然自失蓋猥易不任多端莫持士率犯此予苦之
而文又予所嗜而不能自忘者是其果賢於予矣則復
自尉有買鄰耦耕之願吁向也歸心之銳不可傾刻留
非爲身口計乎身口是計役於內也今者歸心之忘若
將終老焉非以已之不足慕彼有餘乎慕乎彼是怵於
外有所役有所怵臧穀唯阿其孰爲正古之畏友歟其

出也軒冕非華裔夷非僻人惟裳衣而語言皆吾族屬弟昆其處也丘壑封君桑麻萬鍾具菜茹猶列鼎晤妻子猶君臣不豐此而確彼不忘已而徇人獨立一世與造物者俱非夫無心而善遊者孰能苟進是則凡安彼邑之居而甘其食者視鄉縣何擇橫目食息之徒皆有起予發藥者視三子何擇吾喜其有得而又惜其晚也聊識之辭

記病

子幼多病然不苟焉病于食飲于暴露于妄喜怒也以

病始病脾謁醫非良過投熱劑又病目隨有投目與脾相反也益一則害一予無如之何醫有知書者基以救本之說劑以溫平滋補責效以漸凡物之賊脾而寒戕肝而風者屏不茹而絕慾節味如詛盟焉病遂少愈庚戌夏得利疾良苦謁數醫或曰血無非熱也經固云或曰寒極亦能血或又曰是寒熱相并劑更進血之減增視劑之寒燥然無益於瘳自夏而秋病勢衰矣孰繹而靖惟得工醫委焉進香連良愈攻風于胃乃大愈客問疾以予熟於病且能瘳問所以計疾者告之曰人之生

以元氣元氣索則死受賊則病善防其所以賊之者無疾之道也吾始病一療之乃病二置不療求諸已病乃不爲害今之病之久也眩於醫之說也一醫難乎取訂參之衆醫衆合而愈醫眩末得工者不假奇術高論去之掇如也蓋亦玩其疾之悉而自計審也夫詳諸已可以無疾精於人易以愈疾保元氣在我祛其害在醫昧此矣不死則憊曰子之言似可施之政請少進申告之曰吾熟於病知病之說爾渠及他雖然嘗言之國之有綱常道法非人之元氣乎外內姦宄交偵而竊伺非賊

元氣者乎三代聖人於綱常道法致謹汲汲也時豈無偵伺以投其隙者不遂也有由是物虧而姦宄肆從而治之一消則一起或不可爲者皆是也漢祖患功臣韓彭誅而北虜橫武帝患四夷衛霍功而海內耗讒臣興孝文無爲光武戢兵其知保元氣者哉非借箸之言諂諂者售則天下楚而不漢恢以奇而信安國以常見玩能無妄舉乎若文之聽長者言光武之審黃石持以恭儉勤明焉蓋有見於獨而無所眩者是雖無祕謀奇勳然可以無亂亦可已亂子所謂施諸政類是非耶曰然

古有醫國之說幾是哉遂從而書之

集同年記

小宰費公士寅西掖陳公宗召左史湯公碩倡之

慶元庚申二月八日合乙未歲同年進士飲于西湖環碧之園其敘以拜其坐以齒其主席者三某官其預招者十二某某自舉觴至揚觶三十刻所飲既酣合辭言曰仕熙代取科第良幸而吾主客十六人者官于中外合而離越二十六年離而復合把盃相屬道國恩論情素勸加食祝亨嘉聚首一笑不其尤幸况時仲春風物媚嫵欲雨倏晴雲日葱籠西湖山水秀麗甲天下而環

碧之涵虛又西湖勝處宜春宜晴宜觴詠俯仰徒倚湖光澄渟盎盎如釀烏魚弄影窺闔樽俎風柔無力落梅泛香斷續襲人一時佳勝爲吾徒有不止古所謂四并者政恐後謫仙無此樂非三鉅公篤事契忘名分未易得此此不容不識客命某致辭書者胡有開也

記黃倡

黃倡名真真本皇甫氏冒黃有愧也流落高郵倡兩兄優同養姥壬寅歲五月二十七日予借郡妓飲客倡且來頗穠麗然駉而疎姥恢磊豐潤皆不類倡家予固異

之倡歌以侑酒語如侵衆妓倡不知也衆妓怒詬之倡
懽感不自容姥解釋諛諛乃已徐詢之倡父謹字公度
曾爲金州大將俄知橫州以事得譴去去而卒妻子失
身乃爾姥褚中告在馬客悲之諭老欲哀金嫁倡姥曰
甚善然二子殤而優待妹乃濟二子之不濟妾則溝壑
爲良人與爲倡孰優妾悉矣然無可奈何妾塗寧自振
未有期則泣下客亦淚沾襟或曰謹在金州一部將妻
女美法之妻女歸謹或曰謹志也予疑造物者司世間
事貴賤升沉榮辱翻覆之遽報其人往往過其適必不

徒然及得部將事乃知倡至是也有由殺其人取其妻
子與其子優若倡其酷也不異士有官有位惟已便利
計不正不忠不廉不恤也汲汲計子孫而天下之男女
不才失行甚者士夫之後不乏亦必有以致之彼且若
是况倡父耶倡未足悲而客悲之悲之而不監之何益
識之以示諸子

記岳侯事

張平爲盜湖南岳樞使討之遣李道往平尅日與道戰
道之始發也岳集諸校置酒而歎問所以歎曰使道當

平能不憂乎張憲請行許之計授憲臨陣就以道軍戰
平降者與俱來又計授道憲到以兵授之而歸平臨陣
求與道語軍士以張告平惕貽既見憲召左右議遂降
岳意李威名出憲下憲徑往則平且逃去臨陣投以所
忌則氣奪識者以岳之料平與李光弼降高暉李曰越
不異

記王尚書事

王佐宣子守平江政聲第一尤長聽訟小民告捕進士
鄭安國酒守問之鄭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

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床脚笈中告者指
言之何也豈嘗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家奴婢有出入
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
也冀倉卒逃去皆杖脊遣之聞者爲之一快議者謂與
湯致遠治告牛肉者同科湯爲江州斷殺牛嚴甚不盡
止也則設賞以捕食肉者有民荷仄入城及門被捕湯
物色之蓋藏仄中也捕者乃稅胥民云妻病不他食惟
思牛肉故置仄中冀達之湯引其妻與胥前臨之以威
皆承其姦蓋妻與胥謀陷其夫者湯致之法古之良吏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史策稱其神明殆此類歟

